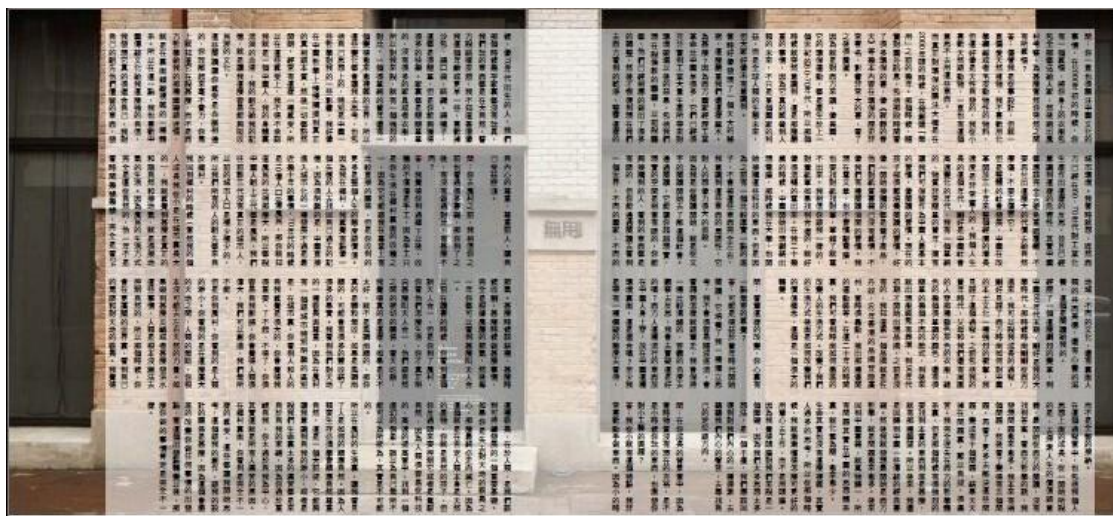


奢侈的密碼——馬可與她的無用

文/Peter Wong & 再斯

圖/Leo Chan & 無用(北京)生活空間

編者按：《MAGAZINE P》在踏入第二個年頭的主要方向——Daily Luxury。我們把日常和奢華這兩個看似相反的概念放在一起，最主要目的，是想喚起大家對這兩種事情的反思。對於一些奢華的東西，我們是否應該更加爭取以日用品一般的看待？！而不是珍而重之的收藏起來，一年才拿出來撫摸三兩次？



認識馬可，始於 2008 年。那年中她接受巴黎高級定制服裝協會之邀，在這個一年兩度的 **Haute Couture Week** 裡展現她的構想，馬可為此系列起了一個名字：「奢侈的清貧」。我在網上看到她在 **Palais Royal** 露天廣場舉行的服裝展片段，覺得一個中國人能在世上最頂級的服裝展裡，展示出一個回歸基本回歸自然回歸農村但同樣注重手工的服裝系列，和高級定制服一貫追求的華麗奢華背道而馳，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超強的自信。

於是我透過自己比較熟悉的毛繼鴻（馬可前夫，二人於 1996 年一起創辦例外服裝品牌）引薦，冒昧拜訪馬可位於珠海的無用工作室。當時馬可已經離開了例外，創辦了屬於自己理想的無用（2006 年開始），我還記得第一次踏進無用工作室，便被內裡空間的建築構想和衣物的生產陳設，所散發樸拙的優美給震撼了，經歷了一次久違的文化震盪。

那次和馬可聊天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她在述說自己對物質和精神的看法，簡單的看，物質的分享有限，一件東西消耗掉了便是沒有了，但精神的分享便無限，一個人和一億人都能分享同一種精神，它不會因為更多人分享而有半點分薄了，反而更有可能愈多人分享愈豐富。

之後數年我有機會多次踏足珠海，見證著她把無用系列首發到倫敦 **egg** 店售賣，跟著是東京 **ARTS & SCIENCE**，然後是 2014 年秋天在北京開啟的無用生活空間。今年三月她專程來港出席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論壇，我們再有機會聊天，感覺就像當初和她第一次聊天一樣，由始至終，從來沒變。就算經歷了去年她替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設計衣服的 **hype**，馬可依然是馬可，她是那麼透明，但又因為其人的低調自謙而那麼充滿 **myth** 的感覺。

對此我的理解是，因為馬可從來想做的事情，都是承接了中國數千年來講究天人合一，和大自然呼應的生活哲學，這些都是我們好像很容易明白，但卻又因為種種文明的衝擊而變得疏遠了。當然，還有一點不容否認的是，面對大自然，人類通常都會抱著敬畏的心，覺得那是多麼遙遠而永遠不可全盤瞭解的神秘國度。可恨的是，在人類試圖理解這個神秘國度的過程中，當中有部分人走火入魔，過度興奮而變得自私自大，只顧眼前滿足和利益，結果走上了破壞之不歸路。

而馬可就像一塊明澄清澈的鏡子，把這一切都看清看透，並敢於站出來，利用自己熟悉的媒介，和世人分享她對生活和生命的價值觀。誠如去年十月號大陸《人物》刊物為她做了一個封面專訪時所起的標題：「衣以載道」，喻示馬可希望透過衣服，向大家傳達一個以人為本、順應自然的處世哲學。今年三月我們有機會和她做了一個訪談，以下節錄一些她的談話，希望能讓大家更瞭解馬可的精神主張，然後大家便會發覺，人類最能享受的奢華，其實早就在我們眼前，在我們身邊。我們從來富有，現在卻窮得只剩下各種物質。所以最奢華的，其實便是能夠享受清貧時的那種無欲無求的精神狀態。

【馬可答問】

Magazine P: 你一直也很關注中國文化的事情，在 2000 年初的時候，你有一個感悟，將你大多數的衣服包包全部都送給人家，然後跑出農村考察，為什麼當時你突然之間有所感悟？

馬可: 儘管我是從事設計，但就一直偏愛天然織物，我不喜歡用化學纖維或者毛皮動物性的物料，但這好像是天性自發的，我從小喜歡自然跟動物，一直也有這個意識不去用這些東西。

而真正對環保的關注大概是在 2000 年頭的時候，在我創建「無用」之前的幾年。那個時候，隨著對國外訊息，包括那段時間看了很多環保的書，像《寂靜的春天》等幾本內容在環保的歷史非常著名、影響非常大的書，看了之後很震撼。

因為就是對西方來講，像美國，它的環保運動，都是產生於上一個世紀的 60-70 年代，所以那個時候就突然意識到，這是那麼嚴重的事情，因為它真的威脅到人類的未來，不只是某個國家的利益，而是全球人類的生態未來，但大家好像未有意識到。

當時好像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這麼嚴重我們還這樣麻木。為什麼？因為西方國家經歷工業革命比中國早很多，它們已經很充分嘗到工業大量生產所帶來對環境破壞以後的惡果，包括我們現在說倫敦的霧霾，以前說霧都，他們已經相應的做出了很多的調整，然後才恢復到現在我們去西方看到的乾淨、整齊這樣的城市環境。我當時就想，既然西方已經在 60、70 年代對工業化生產作出這樣的反思，並且已經意識到這樣的危害性，其實中國都應該完全去避免重蹈覆轍，不要再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去給自然療傷，不要去傷害它。

但是整體的社會發展，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是非常驚人的。我個人生長的這個年代，剛好是中國社會高速變化的年代，我有一個單純的、物質非常簡單的童年，擁有讓我們可保留作為中國人最基本的習慣，像閱讀的習慣。現在的孩子卻很難培養閱讀的習慣，好像一開始接觸的都是電子產品，他們對紙質書籍已沒有感情，不像我們有種享受閱讀的習慣。我現在寫文章，也不習慣敲電腦，也要找對紙找對筆，筆錯了就寫不出來。我相信你跟我一樣的，對著紙筆如果找到合適的，就好像很流暢的寫出來。在我二十幾歲的時候，中國開始出現網路出現電腦，那時候我在大學，也開始接觸這些科技的東西。但是因為之前有一個比較厚實一點的底子，不會被這些東西完全左右，我意識到這些東西的局限性，它對人的想像力很大的扼殺。

因為我是從閱讀開始，就是從文字的閱讀開始去瞭解這個社會。通過閱讀，它能讓你超越現實，現實的空間是相當有限的，你能夠接觸到的人、看到的東西都是有限的，但你能通過閱讀去看到一個世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還有裡面人類的共同美德，還有心靈的滋養，這個是閱讀給我的。

經歷了一個這麼劇烈的變革，到中國 80 年代末期，剛好是我的大學時代。那時候時尚剛剛從西方進來，我可以說我成長的過程，剛好見證了西方時尚如何對中國的本土文化一種強烈的衝擊，我見證了

這個過程。之前包括我的童年時代，父母和我們還有周圍的人穿那種藍色灰色的衣服，綠色的幾個很單調的顏色，還有很簡單的幾個不同的款式，到後來就出現服裝秀有表演，到 90 年代初期才開始出現品牌，之前是沒有的，我經歷第一個品牌就是佐丹奴，92 年香港的品牌登陸廣州，當時很轟動，推出那種優閑的運動裝等。在這二十年的時間裡，我們可看到時尚如何徹底的改變人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後面是如何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念，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Magazine P: 看著這樣的改變，你心裡有一點無奈的感覺？

馬可: 可能是得益於童年時代開始閱讀，它培養了我一種獨立思考，我不會很容易隨波逐流，會看趨勢怎樣就跟著走，我會保持一種比較清醒的、客觀的角度去觀察去反思，我會去質疑這是好的嗎？西方人這種流行的東西放在中國人身上穿，放在中國這種環境裡面，這是適合嗎？至少我是帶有一種懷疑的態度去看待，而不是全盤的接納。

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包括我個人思想上面的成長，從一開始所說的是，去探索人生的價值跟意義，最開始從西方的閱讀，沒有找到答案，看西方哲學的書，我發現問題愈來愈多。我本來有兩個問題，然後看了變得有五個問題，再看了更多去解決這些問題，變成有十個問題，結果天天掉在問題裡，難以自拔，很痛苦。我完全迷失在西方的哲學體系裡，但是那個時候有很強烈的要找到本質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就有那種願望。所以後來，我還是回歸到中國一些傳統的經典書籍。然後我就發現最開始是西方哲學，就是問題愈來愈多。後來回到中國書籍，就萬物歸一，所有問題其實在中國的思想體系裡，就化繁為簡，愈來愈少。

生命其實也沒有這麼複雜，其實人思考的過多，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就漸漸懂得怎麼樣更好的用心去工作，而不是用頭腦。因為我覺得頭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障礙，因為我們太多思想太多想法，是一個干擾，我們應該回復到對我們內心的一種探索，去聽聽我們內心的聲音，去尋找自己的定位跟方向。

Magazine P: 在你成長的背景當中，因為當時物質沒有現在的充裕，是不是小時候你玩的東西，也激發你對手工藝的興趣？

馬可: 我從小就有這個特點，我非常喜歡動手做東西。因為小的時候，像 70 年代出生的人，我們那個時候幾乎家裡都沒有玩具，我們玩的東西都是在大自然，譬方說跳橡皮筋，我不知道香港像我這個年齡或更早一些，喜歡丟沙包、踢口袋，跳繩、踢毽子，這都是很簡單，但是你能夠獲得很多的快樂。家裡都是簡簡單單的，沒有很多的傢俱或者衣服，所以對我來說，就有一個強烈的對比，一個很單純的童年還有一個變得愈來愈複雜的世界，所以這些變化都會讓我去思考，也包括自己思想上的，特別是中國一些哲學對我的一些影響，我好像在中國哲學上慢慢觸摸到真正的真相跟本質，然後一切都豁然開朗，經常有這樣一種感受。所以在這些感受上，我不得不承認我就是一個中國人，我的身體裡流淌的血液，我的祖先給我的記憶，就是讓我這麼容易能夠吸收民族的文化。

這些閱讀讓你感受是血脈相通的，你理解起來毫不費力，你馬上就知道它在說什麼，而不是西方哲學給我的那種障礙跟迷悟，就是在裡面錯縱複雜的一種體系。所以在這一點，我也喜歡中國傳統文化給

我這麼強的自信，我發現它真的很適合自己，我對自己的祖先他們遺留的東西，發自內心的尊重，尊重前人，讓自己受益匪淺。

Magazine P: 你去農村之前，我相信你之前也看過很多書籍，那你到了之後，有沒有做過對比，有什麼不同？

馬可: 我覺得你到過鄉下以後，收穫的不僅僅是手工，因為手工只是你生活在鄉村裡面的收穫之一，因為它可能跟我在專業上有比較直接的關係，但是你收到的更多是整個人生的態度跟價值。因為我在鄉村，我感覺有點像一個失憶的人去找回自己過去的記憶。因為很明顯的是，中國直接進入城市化的一種發展不過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70年代的時候是10億人口就有8億農民，那你就知道農民的比例那麼大，所以都說中國人祖上三代都是農民，我們往前數三代沒有真正的城市人，以前的城市人口是極少極少的，所以我們所有的人的祖先都來自於鄉村。

我回到鄉村的時後（我從小是在城市裡長大的），我就感覺到什麼是真正的和諧自然，就是很接地氣的生活。因為農民的生活方式完全是遵從自然的，他一年不是看時間幾號幾號，完全是看24節氣。什麼時候該耕種，什麼時候收割，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完全是根據農曆的節氣，然後每一年你都可以看到什麼叫天人合一。

以前在讀書的時候，你看到這個詞天人合一，但是你到了農村，你看他們怎麼生活，你才真正明白什麼叫天人合一，他們跟自然之間的密切的關係，看天吃飯，我覺得真的是這樣。如果是天不太好，不是風調雨順的，那你真的是顆粒無收，如果是風調雨順的，可能會有很大很多的果實。我看到他們對天地的一種敬畏與尊重，因為在農村有一個跟城市特別明顯的區別是，在城市裡，你看到人和人的自我感覺是很大的，你會覺得我很重要、了不起、不得了，你很容易自我膨脹，你會覺得人類很偉大，我們可以創造，我們無所不能。

但是你到農村，你看到的是人類的渺小。你看到的是在這麼廣大的天地之間，人類的無助，你根本沒可能去左右自然的力量。如果碰到什麼災禍或者什麼發洪水這些事情，人類是根本沒辦法去控制自然的，所以那個時候，你會在更廣闊的世界裡，看到自己的局限和對天地的敬畏。我覺得這種敬畏，在於人類，是我們談到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如果你是失去對天地的敬畏之心，那麼最終必走向滅亡。因為這個就是在否定人類本身是自然的產物，你就是自然的孩子，但你反過頭來要控制它或者是駕馭自然，因為人類很容易從科技的、高速的提高當中，找到一個虛幻的假像，誤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可以為所欲為，其實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農村的生活裡，讓我看見了人是如何順應自然。因為人類要生存必須學習順應自然尊重自然，這是一個大前提，它能夠讓我意識到自我的渺小，或者是說我們生命裡太多的痛苦都是來自於自我的束縛，因為你過於重視自我，你太過於自我為中心，其實這就是所有人痛苦的原因。在鄉村裡面，你看到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這些都讓我開始思考，這個跟我的創作、設計的關係是什麼，因為這個會徹底的改變你做任何事情的出發點，當這個出發點轉變以後，那麼你做的事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樣。

Magazine P: 那農民他們過的那種很簡單但開心的生活，也改變了你對生活價值的看法嗎？

馬可: 會，因為我看到農民家裡沒有多少的財產，然後他們沒有什麼像城市人引以為傲的這些東西，他們沒有高科技，也沒有所謂很名牌的，家裡所用的各種東西，都是非常基本的。但他們的生活，你感覺他們很幸福，對比城市人的生活狀態，你就會發現雖然我們擁有的物質數量很多，但是我們擁有物質的品質其實很低。

舉個例子，同樣是糧食，我們吃的糧食是那種大面積的工業生產的，就是工業農業，以工業的方式機械化耕種的收穫那種糧食，所以裡面，它已經變成糧食的工業品，但是我們看到在農村，是自己屋前房後耕種的非常新鮮的食物，它不打化肥農藥，然後隨吃隨拿，你采下來的就是那個菜馬上洗就可以做成菜就吃了。他們的米也是不打化肥農藥，所以他每年都會留出一塊地給自己來種糧食，然後那些打了化肥農藥的都送都城市里。

我們也不能責備他，因為什麼呢？商業競爭帶來了價格競爭，價格競爭中是什麼便宜什麼好賣，對嗎？城市裡不就是這樣嗎？為什麼淘寶這麼火？就是因為便宜嘛。所以當大家都追求便宜的時候，我們都知道有機的糧食，它本身的成本都昂貴，它怎麼可能兩塊錢三塊錢一斤呢？不可能的。它就是普通工業糧食數倍的勞動，它的產量很低，所以說我們在追求便宜的時候，就大大的沒有空間給到有機農耕的發展，因為你不願意支付這樣的價格給有機農耕，所以農民就說我就種便宜的囉，那就把這些便宜的賣給城市人。這樣其實我們吃到的這些米各種蔬菜裡面都充滿了激素、化學的物質。然後包括我們喝到的水等等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是沒有辦法避免這個，所以城市人是最大的環境的受害者，只不過是他只會表現在另外一方面，它會表現在你失去健康，對嗎？有多少人是亞健康，有多少人有職業病。醫院，我不知道香港的如何，大陸的醫院，家家爆滿，你要排很長的隊才看到病。為什麼呢？其實這些都說明整個人的生態環境的遭破壞後，給人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力有多大。

Magazine P: 在農村考察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看到工藝在失傳中？

馬可: 很多。因為我們特別有感觸的就是，每一次去鄉下，就是同一個地方，（我們有時候會重複去嘛，就是過一兩年會再去），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他是一個中年人，那時候，他五六十歲，然後身體還很健壯，然後再過幾年，我們又去了，他慢慢變成了一個老人，然後第三次、第四次，又隔幾年再去的時候，他已經去世了，但是沒有人去學習去傳承他的技藝。

如果你問到怎麼你的兒子不學呢？他就說我的兒子去哪裡哪裡打工，因為現在中國的農村，有一種看到讓人很痛心的現狀，就是空殼農村，鄉村只剩下老人家孩子，然後所有的壯年全部都外出打工。你看到大量的田地荒廢在那裡，沒有壯丁耕田，你只能在田野裡看見老人在吃力地耕種，這些是我們最近這些年經常看到的現象，然後很多農村變得破敗衰落，很多老房子空在那裡沒有人維修，因為很多人整家都搬遷到城市裡去了，中國的城市化嘛，現在已經有 50%的城市人口，所以你就知道從一開始的 8 億人口，就是 80%的比例降低到 50%，這裡面有多少的農村在衰落，因為人走了，甚至我們也在最近這幾年的考察當中，看到很多整個村落的消失，就是整個村落都是空的，一個人都沒有，可能只有一兩隻貓或狗還不願意離開家的。

因為村落也是像生態圈的生命體一樣，它需要有各種各樣很豐富的人員的構成，老人孩子，也要有婦女，就是中國古代社會幾千年延續下來的男耕女織，但是現在慢慢的男人走了，然後女人走了，然後孩子被留下，直到老人去世，然後小孩被父母接到城市裡了，慢慢的鄉村就沒有辦法構成一個完整的機體，然後你就看到鄉村的衰落還有消失。

我們看到這些，我都是很痛心的，因為農村的衰落，大家前一段時間在談論霧霾這件事情之前，更早的就是在去年一個《轉基因》的事情，中國大陸主持人崔永元自費去美國拍攝了一個《轉基因》的紀錄片，你就看到轉基因大量的（食物）湧入中國，它的確可以很大限度地提高產量，這個是過去的古法農耕和古老的品種的糧食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人可以預言轉基因給人類最終帶來的災難性有多大，我們只能是感受到它一定是有問題的，但是那個問題有多嚴重，我們還不完全知道，但這個很可怕。

所以中國農業的衰落，轉基因有很大的影響，你就以為表面上我們好像獲得更多的食物和來源，但實際上我們卻忽略了食物的品質和它對人類的健康的危害和人類繁殖的問題。

中國最近幾年大都市所說的生殖問題的現象特別嚴重，就是二十幾歲年青的夫妻都很難生育，都需要用醫學的方式去懷孕，所以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個不再是我們想像的問題，而是我們可以真切的感受到的——當我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以後，它威脅到人類種族的延續。我們已經看到這個路可能剛剛開始，還不知道它的未來有多麼的嚴重，所以我們看到的這種農村的衰落，它是真正的中國的一種——因為不管怎樣，農業永遠是一個國家的基礎，對嘛？如果我們不解決吃的問題，你都不具備一個健康的體魄，還有一個可以傳承的種族的話，那你又如何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呢？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相當需要重視的問題。

Magazine P: 去年看到新聞說，印度某個地方網路播放這個《轉基因》，他們都找回老種子再種植，所以也反映這個問題很嚴重。你在貴州亦開了一個基地，可以分享一下嗎？

馬可: 那是一個手工藝的基地。因為從無用的觀點，我並不提倡從農村裡把大量的手工藝人帶回到城市裡去轉化為城市人口，本身我是認為中國的農村的保留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它是我們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的很重要根基和基礎，它也是我們的文明和傳統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就等於說它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東西，而現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並不是我們的，它只是中國受西方影響下的一個所模仿的版本，它並不是來自我們的根源，而且到底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不是適合人類呢？我們看到很多城市的人都很壓抑，都有心理問題，對嘛？前兩天不是看到德國那個墜機的新聞，當機師有心理問題的時候，他造成的災難有多大。我也的確感覺到這個時代在呼喚真正適合人類的生活方式，人類在都市里生活的一種痛苦跟代價，譬方說，我經常感覺到生活在北京的一種代價，因為你要忍受霧霾天，你沒有辦法封閉空氣，你不可能把自己關在家裡永遠都不出門。

Magazine P: 所以你的想法很好，可以定一個地方讓他們靠近他的家鄉。

馬可: 這個只是前期的去嘗試跟研究的階段，可能是會再開多一點。但未來的方向一定是，我們會深入農村去接近他們，然後讓他們可以回歸他們的鄉土，去讓他們延續以前的生活方式。

而且我現在還看到另外一種趨勢，可能這種趨勢甚至會走在剛剛所說的農民返鄉之前，就是說我們看到很多城市的知識份子，或一些受高等教育的人，他們開始回到農村，他們放下高薪的工作還有都市的繁華跟物質的財富，然後以自己兩手空空回到田野，已經是成年人，從零開始學習去耕種，我不知道在香港…

Magazine P: 在臺北、日本也特別多。

馬可: 在城市裡的生活已經超過了人性所能承受的範圍，所以必然會出現更多的人回歸，我一直認為田園生活才是真正的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它會讓你適應自然的節奏，跟大自然保持同樣的節拍。你的生活是感覺很舒適的，因為你會跟著自然，太陽出來你就出來勞動，然後太陽下去你就會休養生息。

Magazine P: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你還是要有 wifi 的，所以他們才會去，因為這是一個過渡的階段，不然會跟外界斷絕了溝通。

馬可: 你不能說斷絕外界的溝通，但在農村的環境，你是比較節制，你不會像生活在城市裡那麼倚賴這些東西，或者說你拿得起放得下，但是你在城市裡，你是拿得起放不下，你沒辦法放下，你想放下，周圍的環境都迫著你不給你放下，因為有很多人要找你，你要答覆這個答覆那個，你不可能說我寫封信寄給你吧？人家說你快點，一分鐘要回我一個郵件，你半分鐘要回我一個微信，所以在這種環境你是沒有辦法放下的，但在鄉村你可以，你種田或者你在染色（為自己織造的布料）的時候，你不會拿著手機不斷的回，像我做創作、設計的時候，我肯定要把手機關掉，我一定要把它放在另外一個房間，不喜歡被打斷。

Magazine P: 看無用網站的年表，去年你還是註冊無用品牌文化有限公司，這是把無用當作一個品牌去做嗎？

馬可: 不是。我們最早的註冊是在 2009 年，那時候開始註冊的是一個公益組織，因為在中國大陸的法律叫非企業單位，它是屬於民辦非營利企業，其實是有公益性質的，因為我本身做無用嘛，就是致力中國手工藝的保護跟傳承，沒有工業色彩又沒有商業的目的，最初開始註冊的是公益。但是後來發覺我當時腦袋比較簡單，不太懂這個法規跟政策。然後到 2012 年，我開始籌備無用尋找地方，覺得我們差不多籌備好可以開了，這個時候我去諮詢才發現，其實在中國目前的法律民辦非企業單位是不可以做任何銷售的，是有這個規定的。只有你是這種屬性的，你只能接受社會的捐助或者是企業的捐助，這個對我來說是沒辦法接受的，因為本身無用就是要通過手工藝的再次創新使更多的人受益，一方面是使城市的人受益，另一方面可以支援到偏遠地區的手工藝人一些農民改善他們的生活，所以我們怎能不銷售呢？就這樣很無奈的情況下，只能做工商註冊。

Magazine P: 在北京的無用生活空間，看到喜歡的東西，要有耐性，你不是馬上可以拿走，因為每件衣服都有一個出生的證明，可能要等幾個月，讓你們從棉絲紡織成衣服，是不是喜歡你的人都要有這個耐性的？

馬可: 有的人會接受的，有的人也覺得等待是甜蜜的，但是也有的人不接受。一般要等兩個月，每個不同的東西等待的時間也不一樣，快一點的可能一兩個月，慢的可能三四個月，因為取決於裡面工藝的複雜性，可能有些繡花的真的要等半年才可以做得到。

回想當年做品牌的想法，我看到時尚的銷售方式，你看到各個品牌的庫存是非常可怕的，積壓了大量的庫存，其實是很難賣掉的，或者是通過季末的打折再把它消化掉，其實這個是很不環保的行為，它畢竟是那麼多的自然資源，就閑在那裡，沒有人需要它，所以無用就從這個角度去考慮，每一件服裝的製作都應該是負責任的，都應該是因需而造，而不是因為我把它造出來了我再來賣。製作每一件衣服的時候，我們都應該知道未來是哪一個人會穿上它。

Magazine P: 好的東西很耐穿，可以跟你一生一世。

馬可: 因為我想所有的無用出品，我們都是本著一種盡可能去延長這個物件的實用壽命，就剛好跟時尚相反，因為時尚是希望你更快的，最好是穿一季的就不要再穿好買新的，但我們卻希望一件衣服可以穿上十年二十年，對不對？然後家居用品甚至用上五十年、八十年、一百年，我們希望一件東西可以代代相傳，不但是這一代可以使用，然後它的品質可以好到足夠他的子女或者下一代可以穿上。就像我們家裡可能會或多或少有幾樣東西，是來自于你爺爺奶奶留下來的東西，你對它的感情就完全不一樣。我覺得為什麼我們生活裡很多的這種物件，也包括衣服，我們不可以讓我們的後代繼續用下去，如果是這樣可以大家傳承的話，我們對地球的自然資源的消耗不是可以降到最低的一個程度嗎？！

Magazine P: 那你會鼓勵你們的顧客去縫補他們的衣服嗎？

馬可: 會呀，衣服畢竟不是鋼鐵、金屬，它肯定是有一些磨損，也會有時候不小心會鉤壞，我們在無用的價值觀裡，縫縫補補是勤儉持家，是中國人最基本的美德，但是現在已經很少聽到了。包括我自己穿衣服，也是會縫縫補補的，除非它已經破爛到實在不能縫補的程度才會放棄，否則的話，就應該一直延續下去，而且從我剛剛在講座上放給你們看的《吾土吾民》展覽裡的那些農民，他們的衣服上經過歲月的縫補，那個衣服會變得很動人，你不會覺得它是醜陋的或者是很寒酸的，我覺得它很美，而且它的美甚至是超過太多太多的職業藝術家的作品或者是高檔時裝帶來的感動。

Magazine P: 會在北京無用生活空間，舉辦一些工作坊教授縫補工作嗎？

馬可: 還沒有開始，但是蠻有這種期待。之前也有類似的想法，但現在的人都很忙，因為做手工真是要能夠放下來的，好像現在除了家庭主婦，一些完全不上班的人以外，很難能找到忙碌在職場而有足夠閒置時間的人，因為它需要那種比較輕鬆的心態才能學習手工東西。

Magazine P: 看珠海無用工作室的短片中做服裝的過程，我們覺得非常的感動，感謝你讓我們去反思什麼是正常的速度，可能工業化之後，我們以為什麼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其實並不是。

馬可: 是的，你說這句話我特別高興。我記得我以前看過一本書，裡面有一段話給我印象很深刻，「什麼是速度？」然後就是一個老人問年青人，年青人說速度就是弓箭在弦上離開，射向遠方，那是速度；速度就是火車從田野上一瞬而過；速度就是我們高科技的那種，我們經常在城市裡能看到。然後老人說，不是，這並不是真正的速度。什麼是真正的速度？然後老人回答：「速度，就是一片葉子從樹上泛泛飄落；速度，就是一棵小草從地下慢慢的長起來；速度，就是一棵大樹從一顆種子經過幾百年能夠長成一棵大樹，這才是速度。」

我用這段話來回應你剛才所說的什麼是正常的速度？這是自然的速度，我們每個人要用二十年才能從一個嬰兒長成一個成年人，我們要用四十年才能讓成人變成老人，我們生命裡已經到處在體現什麼是速度，因為我們非常聰明的大腦製造出來了很多的高科技，然後最後讓我們的心靈跟不上科技的發展，變成這種高速度下感受到心靈的痛苦，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受，我是覺得生活在現代的這個時代的人們其實是蠻痛苦的，因為你的心靈跟不上，我們的大腦製造出來的各種各樣的訊息及工具的速度，它會讓你變得非常疲於奔命的去做各種事情，然後你根本沒有時間去想去安靜下來去沉澱，所以那些時間、那些所說的心靈的成長，它是需要自然的速度，必須在自然的節奏裡，你才能夠獲得這樣的智慧。為什麼現在速度很快，但智慧很少？有沒有發現人類愈來愈麻木？愈來愈缺少智慧？愈來愈缺少分辨力？所以我想我們已到了一個必須要反省的時代，必須去改變的時代。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從小就喜歡坐火車，就是幾歲的時候，最早是去到每年暑假寒假，我媽媽都會帶我到外婆家裡，然後坐幾個小時的火車。那個時候，坐在中國的那種慢火車，就轟轟轟……搖搖晃晃，你能聽到很大的聲響，那時候還是煤作為動力的火車，你就看著窗外的風光一路的景色，山呀河流的，你會覺得很開心，因為像是欣賞風光的感覺。然後後來，慢慢的火車加速了，變成 100 多碼，你就看到像我們平時開車的速度，颼颼颼過去。然後，有了高鐵 300 多碼，我什麼都看不到。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一閃而過，如果你盯著看一會兒，你會覺得很難受的，因為它速度太快了，你眼睛來不及反應，你不可能享受它。

我很懷念那種 60 碼速度的火車，以前的火車，你什麼都看得到，田園上的風光，甚至於一隻小狗跑過田園都能看到，但是現在 300 多，這個速度，你什麼都看不到，你只知道我從 A 到了 B，這麼簡單，瞬間可以達到，所以我會問我們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這種代價是不是值得，至少我們會反思。

Magazine P: 另一點我們剛才看到視頻的就是，你們在工作室裡面掛著兩個字「用心」，我覺得這個也代表了你們的精神，因為你們做那麼精細的東西，如果你沒有用心的話，是做不了的，最簡單就是一分神的話，你指頭就破了。

馬可: 針法是很容易做錯的，因為我自己也有做手工嘛，有的時候也會自己去練一下。在做手工的時候，它就是你內心的寫照，你精神很分散，你手上的針線馬上就彎彎扭扭，一下就看出來，但如果你心無雜念，氣定神閑，那你縫出來的針腳就是非常的有節奏，很有韻律。

平時如果你寫原子筆，你可能沒有這樣的感受，但如果你換了毛筆，你就知道了。因為它很敏銳，中國的過去像水墨，它都很敏銳，非常敏感的東西，就是水分跟紙的這種關係，或者你的墨的濃淡，你的力度的大小，我們在那個時代全部的書寫都是以毛筆為主，你就知道那多顯露出一個人的氣息，如果你的精神很煩燥或者心情很不好，那你的字體上面是完全顯露出來的，跟你的狀態完全一致，所以它是我們內心的延伸。


但是工業生產就沒有關係了，因為只要按幾個按鈕，剩下全部都是設備的事情，這是機器的嘛，所以它其實沒有人性的東西參與在裡面，為什麼手工的東西那麼生動，對我們那麼大的吸引力，因為我在裡面看到每一個人的生命及每一個人的生靈的狀態的寫照，它每一件都是不一樣的，這也是它最生動和最有靈性的原因。

Magazine P: 去年你幫林懷民的《白水·微塵》做了舞臺服裝設計，微塵部分的咖啡色舞衣，讓人感受到衣服也有它的力量在裡面，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馬可: 所有的創作都會反映你的內心，因為那個是跟林老師的合作，我也會去尊重他對其作品的想法，譬如說他在「白水」裡面，他體現的是一種很輕柔很飄逸的感覺，但是在「微塵」卻是一種痛苦的掙扎，一種糾結的力量的東西。其實可以看到不同的材質不同的衣服結構，它都會對衣服最終的呈現帶來一種情緒上面的感染力，這個就是能夠幫到他的藝術作品達到的（目標）。

Magazine P: 那你覺得自己做的是不是藝術品呢？

馬可: 我從來不去想，我是設計師還是藝術家還是什麼，因為經常會有人問這個問題，或者是你在創作什麼東西，其實這就是我剛才講過的目的，我覺得最好的創作動機就是無目的的創作，就好比說我跟林懷民合作的時候，他把音樂帶給我，因為音樂可以帶給我很多的想像力，它基本上決定了這個作品的重量，它是輕的，還是重的；是深沉的，還是輕柔的；緩慢的，還是激烈的，它都有很多的節奏跟情緒在裡面，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訊息讓我想像的空間，所以我覺得只要你去感受它就就行了。創作，就是感受的呈現，我從來沒有想去表現什麼，因為一旦你帶來目的，你的創作就不再單純；一旦不單純的創作，就喪失了最動人的東西。



無用

「無用」的英文翻譯總是奇怪，我認為是應可理解大家反省的代著，現代城市人很多時都會覺得生活裏有太多無用的東西了，於是隨意拋棄，因為大家總以為只要存錢，很快便可以添置新的。但到底這些東西真的無用嗎？如果它們真的那麼快便無用傳變成垃圾，那麼為甚麼從開始便給生產出來？這又和雜物的問題？還是零件本的道理？我想，一切要看我們自己的心吧！免談「無用」，知重「用心」，希望大家亦能有所覺悟。

所有本文內容版權歸《Magazine P》雜誌社所有，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
